



再见，哥伦布

〔美〕菲利普·罗思等 著

来准方等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再见，哥伦布

[美] 菲利普·罗思 等 著

来准方 等 译

责任编辑 刘亚伟

封面设计 姚正选

陕西人民出版社

再见，哥伦布

〔美〕菲利普·罗斯等著

朱淮方等译

责任编辑 刘亚伟

封面设计 姚正选

尾 花 张之卓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渭南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75印张 2插页 303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4—00035—3/I·12

统一书号：10094·738 定价：2.9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外国爱情、婚姻、道德题材小说选。《走向永恒》、《世上最可爱的姑娘》讴歌了青年人对纯洁的爱情的炽烈追求；《夏装倩女》描写了一个年轻人对妻子由爱而厌、见异思迁的蜕变；《五点四十八分的班车》是一个复仇故事，爱被践踏的弱女以其独特的方式惩罚了践踏者；《人间乐土》说的是一位几十年逆来顺受的妻子终于不堪忍受丈夫的轻蔑，一手制造了丈夫“坠海死亡”事件，骇人听闻；《聪明反被聪明误》写一个小贩因自作聪明而空误一桩良缘；《走向冥河》讲的是女主人公因孤独、厌倦而抛夫弃子、自杀而死的故事；《大黑傻子》写一个黑人因丧妻而丧失理智，故意将白人工头杀死，写法别致；《罪恶大地上的~~人生~~》则记录了第三者先以阴谋抢占他人妻子继因良心发现而坠河自戕的过程，惊心动魄；《再见，哥伦布》描绘了一对犹太青年从一见钟情到因宗教的、~~家庭的、理想的~~不同而分道扬镳的辛酸的爱情故事。~~梗来缠露惟稠，不仅~~内容丰富，既有讴歌与赞颂，又有揭露与抨击，~~不仅可读性强~~，且耐人寻味。

目 录

- 走向永恒..... [美] 库尔特·冯尼格著
谭 平 译 (1)
- 夏装倩女..... [美] 欧文·肖著
根 冬 译 (12)
- 五点四十八分的班车..... [美] 约翰·契佛著
刘 军 译 (22)
- 世上最可爱的姑娘..... [苏] 安格琳娜·布里乔娃著
林 彬 译 (39)
- 大黑傻子..... [美] 威廉·福克纳著
李文俊 译 (55)
- 人间乐土..... [澳] 玛丽亚·吉莱斯彼著
杜瑞清 译 (81)
- 聪明反被聪明误..... [英] A.E.科珀德著
文 心 译 (121)
- 走向冥河..... [英] 多丽丝·莱辛著
顾嘉祖 译 (160)
- 罪恶大地上的人生..... [苏] 阿·斯·伊凡诺夫著
李四海 译 (206)
- 再见, 哥伦布..... [美] 菲利普·罗思著
朱准方 译 (297)

走向永恒

[美] 库尔特·冯尼格 著

谭 平 译

他们两家是邻居；他们俩是一块长大的。他们住在城郊，那儿有田野、树林和果园，还能看到一座属于一所盲人学校的可爱的钟楼。

现在他们俩都年方二十，已经快一年没有见面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融洽、友好，但是谁也没有谈到过爱情。

他叫牛顿，她叫凯瑟琳。下午晚些时候，牛顿敲响了凯瑟琳家的门。

凯瑟琳应声而来，手里拿着一本她正在读的厚而花哨的杂志。那是一本专为新娘办的杂志。“牛顿！你怎么来了？”她说，不胜诧异。

“能出来散散步吗？”他说。他生性腼腆，即就是跟凯瑟琳在一起，他也有些困窘。为了掩饰自己的羞怯，他只好心不在焉地说这讲那，就好象他是一个要去遥远、美丽，但却充满了危险的地方执行任务的特务，正在中途做短暂的停留。牛顿说起话来总是这样漫不经心，甚至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也亦如此。

“去散步？”凯瑟琳说。

“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牛顿说。“穿过树林，跨过桥梁——”

“我不知道你回来了。”她说。

“我才刚刚到，”他说。

“我听说你还在军队里，”她说。

“还有四个月，”他说。他是炮兵部队的一等兵。他的军衣皱皱巴巴的，鞋子上满是尘土，胡子也拉拉茬茬地该刮了。他伸手去拿杂志。“让我看看这本五颜六色的书。”

她把杂志递给了他。“我就要结婚了，牛顿，”她说。

“我知道，”他说，“咱们去散散步。”

“我忙得很，牛顿，”她说。“再过一个星期就要举行婚礼了。”

“要是你跟我去散散步，”他说。“你的脸就会变得红红的。这样你就是一个红脸儿新娘。”他翻看着杂志。“脸儿红红的姑娘——就象她——就象她——就象她，”他说着，指着杂志上那些红脸儿新娘。

凯瑟琳想着那些红脸儿新娘，自己的脸也泛红了。

“我要给亨利·斯图亚特·切森斯送一份礼物，”牛顿说，“这礼物就是红脸儿新娘。而只有散步，新娘的脸才能变红。”

“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凯瑟琳说。

“妈妈写信告诉我的，”他说，“是匹兹堡人？”①

“是的，”她说。“你会喜欢他的。”

“也许会，”他说。

①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城市，有“钢都”之称。

“你能——能来参加我的婚礼吗？”她问。

“这很难说，”他答。

“你的假期不够长，是吗？”她说。

“假期？”牛顿说。他正在看一个占了两页的、为一套银餐具叫好的广告。“我没有休假，”他说。

“没有休假？”她纳闷。

“我是自个儿跑出来的，”牛顿解释。

“不，牛顿，你不会偷偷跑出来的，”她说。

“我当然是偷偷跑出来的，”他说，还在看杂志。

“你为什么要这样，牛顿？”她说。

“我要看看你的餐具是什么图案。”他一边说，一边读着杂志上那些餐具图案的名称。“艾尔伯马尔？石南？”他说，“来金德？梦生玫瑰？”他抬起头，莞尔一笑。“我想给你和你丈夫送一把勺子，”他说。

“牛顿，牛顿——你还是说实话吧，”她说。

“我想去散散步，”他说。

她象小妹妹一样，痛苦地把手拧在了一起。“牛顿——你不是偷偷跑出来的，你骗人，”她说。

牛顿皱起眉尖，轻轻地模仿着警笛的声音。

“你从——从哪儿来？”她说。

“从布拉格堡，”他说。

“在北卡罗来那？”她问。

“对，”他答。“离费耶特维尔不远——郝思佳^①就是在那儿读的书。”

^①美国女作家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中的女主人翁。

“你是怎么来的，牛顿？”她又问。

他翘起大拇指，做了一个截搭顺车的手势。“一共走了两天，”他又答。

“你妈妈知道吗？”她说。

“我不是来看妈妈的，”他说。

“那你是来看谁的？”她说。

“来看你，”他说。

“为什么要来看我？”她有点困惑。

“因为我爱你，”他淡淡地说。“现在我们去散散步好吗？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穿过树林，跨过桥梁——”

现在他们正在树林里散步，地面上铺着厚厚一层褐色的落叶。

凯瑟琳又是生气，又是迷惘，盈然欲泪，“牛顿，”她说。

“你疯了。”

“这话怎么讲？”牛顿说。

“你现在说你爱我不是疯了又是什么？”她说，“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她站住了。

“往前走呀，”他在催促。

“不，”她在埋怨，“就走到这儿，不能再往前了。我根本就不该跟你出来散步，”她说。

“可你还是出来了，”他说。

“那是因为我也不想让你呆在家里，”她说。“再过一个星期我就要举行婚礼了，要是有人到家里来，听见你跟我这样讲话，那可——”

“那他们会怎么想？”他追问。

“他们会把你当成疯子，”她气乎乎地说。

“为什么？”他又问。

凯瑟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郑重其事地说道：“你为我作出这样不近情理的事情，我感到十分荣幸。我不相信你真是开小差跑出来的，不过，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不相信你真正地爱我，但也不能说绝对不可能。但是——”

“我爱你，”牛顿说。

“我不胜荣幸，”凯瑟琳说。“做为朋友，我很喜欢你。牛顿，我打心眼里喜欢你——但现在已为时过晚。”她从他身边往一旁走了一步。“你甚至没有吻过我，”她说着，用手捂住了脸。“我不是说你现在应该吻我，我是说，这一——我全没有料到。我一点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还是散散步吧，”他说。“别为这事牵肠挂肚。”

他们又向前走了。

“你以为我会做出什么反应？”她问。

“我不知道，”他说。“我以前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情。”

“你以为我会扑进你的怀抱吗？”她说。

“也许会，”他说。

“我让你失望了，实在对不起。”

“我没有失望，”他说。“因为我没抱多大的希望，能跟你散散步就挺好。”

凯瑟琳又站住了，“你知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吗？”她说。

“不知道，”他说。

“我们握握手，”她说，“握握手，再象朋友那样分手。我们只能这样做。”

牛顿点点头。“好吧，”他说。“别忘了我，也别忘了我

031306

是多么爱你。”

凯瑟琳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她转过身，望着那一望无边的树林。

“你这是什么意思？”牛顿说。

“这意思是怒不可遏，”凯瑟琳说，攥紧了两手。“你没有权力——”

“那我还要拭目以待。”

“要是我爱你，”她说。“我会事先让你知道的。”

“会吗？”他说。

“会的，”她说。她转过身，端详着他，脸颊红红的。“你也会知道的，”她又说。

“怎么知道？”他问。

“你能看出来，”她说。“女人并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情感。”

牛顿这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凯瑟琳的脸。他不无诧异地意识到，她的话千真万确，女人是不善于掩饰她们的爱情。

牛顿看见了那一片爱心。

他吻了她，他也只能这样做。

“真拿你没办法！”牛顿一松开她她就说。

“拿我没办法？”牛顿说。

“你不应该这样，”她说。

“你不喜欢吗？”他问。

“你是不是以为，”她说。“我会忘情，我会狂热？”

“我不是跟你说了，”他说。“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一无所知。”

“我们分手吧，”她说。

他皱了皱眉头。“那好吧，”他说。

她又郑重其事地说，“我们亲吻了，我门心无愧。这是甜蜜的吻。我们两小无猜，一块长大，早就该亲吻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牛顿，祝你一帆风顺。”

“也祝你万事如意，”他说。

“三十天，”他说。

“什么三十天？”她说。

“在军事监狱里坐三十天禁闭，”他说。“这就是我为这一吻付出的代价。”

“对——对不起，”她说。“可我又没让你开小差呀。”

“我知道，”他说。

“你肯定不会因为干这种傻事而荣获勋章，”她不无揶揄地说。

“做英雄的滋味一定很美，”牛顿说。“亨利·斯图亚特·切森斯是英雄吗？”

“如果有机会，他会成为英雄的，”凯瑟琳说。她不无困窘地发现他们又在往前走。刚才的告别被撇在了脑后。

“你真的爱他吗？”他说。

“我当然爱他！”她热切地说。“要是我不爱他，就不会和他结婚。”

“他有什么优点？”牛顿问。

“说真的！”她大喊一声，欲言又止。“你这样说话太放肆了，你知道吗？亨利有许多许多许多优点！当然，他也可能有许多许多许多缺点。可这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我爱亨利，没有必要和你讨论他的优点。”

“对不起，”牛顿说。

“你真坏！”凯瑟琳说。

牛顿又吻了她，他吻她是因为她想让他吻。

他们走进一个宽阔的果园。

“咱们离家有多远了，牛顿？”凯瑟琳问。

“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穿过树林，跨过桥梁——”

牛顿说。

“一步加一步，不停往前走，”她说。

附近盲人学校钟楼上的钟敲响了。

“盲人学校，”牛顿说。

“盲人学校，”凯瑟琳说，她茫然地摇摇头。“我该回去了，”她说。

“那么分手吧，”牛顿说。

“每分一次手，”凯瑟琳说，“你好象都要吻我。”

牛顿在一棵苹果树下坐了下来，茵茵绿草剪得很短。

“坐下吧，”他说。

“不坐，”她说。

“我不动你，”他说。

“我不相信，”她说。

她在离他二十米远的一棵树下坐了下来。她闭上了眼睛。

“梦见亨利·斯图亚特·切森斯了？”他说。

“你说什么？”她说。

“梦见你可爱的丈夫了，”他说。

“是的，我会梦见的。”她说着，把眼睛闭得更紧了。未

婚夫的身影不时在眼前晃动。

牛顿打了一个呵欠。

蜜蜂在林中嗡嗡地叫着，凯瑟琳几乎睡着了。她一睁开眼睛，看到牛顿真得睡着了。

他轻轻地打着鼾。

凯瑟琳看着他睡了一个小时。牛顿在酣睡，凯瑟琳的心中翻腾着对他的爱。

苹果树的树影向东移去。盲人学校钟楼上的钟又一次敲响
了。

一只契卡迪鸟在啾鸣：“契——卡——迪——迪。”

远处，传来一辆汽车发动的声音，发动起来了，又熄了
火。又发动起来了，又熄了火，再也没有声响了。

凯瑟琳从她坐的树下走到牛顿身边。她跪了下来。

“牛顿，”她叫道。

“嗯？”他睁开了眼睛。

“天晚了，”她说。

“你好，凯瑟琳，”他说。

“你好，牛顿，”她说。

“我爱你，”他说。

“我知道，”她说。

“太晚了，”他说。

“太晚了，”她说。

他站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咱们散了步，心里真畅
快。”他说。

“是的，”她说。

“就在这儿分手吧？”他说。

“你准备去哪儿？”她问。

“搭一辆便车进城，向宪兵自首，”他说。

“祝你一帆风顺。”

“祝你万事如意，”他说。“跟我结婚吧，凯瑟琳？”

“不，”她说。

他微微一笑，端详了她一会儿，转过身走了，步履轻捷。

凯瑟琳看到他的身影在果树和树荫间越变越小，心里知道如果他打住脚步转过身来，如果他喊她，她会朝他跑去的。她别无选择。

牛顿站住了。牛顿转过了身。牛顿叫了她。“凯瑟琳，”他喊道。

她向他跑去，用胳膊搂住了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

【作者与作品简介】

库尔特·冯尼格（1922—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初登文坛时，他的作品被划为“科幻小说”一类，因为里边时常出现日行万里的“外星人”，掌管世界的“机器人”，谈情说爱的“计算机”，能使大地冰冻的“武器”等等。自从发表长篇小说《猫的摇篮》和《第五号屠场》，他便被评论界认为是创作态度极为严肃，作品主题极为鲜明，揭露控诉极为深刻的作家，他的作品包罗万象，对资本主义社会勾心斗角的政治，愚昧人民的宗教，畸形发展的科学，悲观厌世的中产阶级，无不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并在作品中宣扬泛人道主义，鼓吹博爱。

《走向永恒》一反他的科幻成分较浓的作品，以明快的节奏、诗一般的对话，精悍的篇幅，描述了一对在林中散步，最后决心相爱的年轻人。牛顿的执着，凯瑟琳的犹豫，他们之间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谊，在不足五千字的篇幅里刻画得栩栩如生。



夏装情女

〔美〕欧文·肖 著

根 冬 译

他们离开布勒沃尔特时，五号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明朗。那天风和日丽，尽管还是三月天气，周围的一切已经充满了假日的气氛——车水马龙的街道，车流如梭的汽车，穿着假日服装信步走在街头的人们，门窗紧闭，悄然无声的大楼。

阳光下，麦克尔紧紧地挽着弗兰西丝的胳膊向华盛顿广场慢步走去。这两口子昨晚睡得很晚，早晨起来饱餐了一顿，今天又是星期日，他们俩步履轻盈，谈笑风生。麦克尔解开了上衣纽扣，微风徐徐，他的上衣轻轻地摆动。

“当心点儿！”横穿八号街时弗兰西丝提醒他说，“小心车把你撞死！”麦克尔淡淡地一笑，弗兰西丝也随着丈夫笑了。

“那个姑娘也不怎么漂亮，”弗兰西丝说，“怎么会把你迷得连车撞了都不知道。”

麦克尔一阵开心地笑，“你怎么知道我在看那位姑娘？”

弗兰西丝歪着脖子，眯着眼睛，从帽沿下朝丈夫莞尔一笑。“麦克，亲爱的，你呀！”

“好啦，别说了，”他说。“原谅我。”